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唐波清 著

花痴



非外借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花痴

唐波清 著
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痴 / 唐波清著. — 南昌 : 江西高校出版社, 2017.5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5762-8

I. ①花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5536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52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762-8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103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序

心里想的那些事

在这本小小说集子付梓之际,说一说心里想的那些事儿。

第一,关于书名定稿的事儿。从小就酷爱文字。我喜欢诗歌,也痴情散文,更迷恋小说,时有“豆腐块”见诸报端。二十年前发表过小小说的处女作《后门》,曾经获得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比大赛金奖,本想以《后门》为书名。后为谋求生计,这二十年间没有再写小小说。直到去年的秋天,重操旧业,在当地晚报上发表了一篇《花痴》,这篇文章有幸被《小小说选刊》转载,时隔二十年,又重新燃烧起创作的激情。一发不可收,这一年多的时间,在各种报刊和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小小说 100 余篇。在书名定稿之时,文朋诗友们建议献策:从内容上分析,《花痴》比《后门》更贴近现代生活;从视觉上考虑,《花痴》比《后门》更吸引读者眼球。

第二,关于撰写序言的事儿。好不容易出版一本小小说集子,第一联想就是找一位名家写篇序言。说实话,对这种贴金的事儿,不是没有想过。在生我养我的这个地方,常德武陵是全国的小小说重镇,名家不胜枚举,白旭初、欧湘林、刘绍英、戴希、伍中正、夏一刀……在老师们的才气和作品面前,我的小小说实在有些丑媳妇怕见公婆,只好作罢,这是第一个念头。再是想托人拜会小小说大咖杨晓敏、凌鼎年、秦俑、任晓燕、蔡中锋、陈永林

……难就难在没有这份缘分和福气,我认识这些大人物,可大人物不认识我,只好作罢,这是第二个念头。私心多了,杂念就多,不如不想。其实,父亲从小就有叮嘱,靠人不如靠己。我便坦诚地说点心里想的这些事儿,以此代为序言。

第三,关于那些头衔的事儿。面对诱惑的名利和繁杂的社会,我总觉得记住“简单”二字就好。原来我也冠有几个诸如什么作家协会等等的头衔,现在自觉名不副实,也就释然地主动地摘下了这些看似“高大上”的帽子。目前,无“官”一身轻,非任何一级官方或民间作协会员。我只喜欢“写手”这个名字,时尚一点叫“微写手”更为贴切。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先说从个人文字能力上就达不到作家的水准。虽然近段在网络上架的这些文字较有人气,但是这些东西还谈不上真正的作品,更与文学这个字眼靠不上边际,只不过是迎合了年轻网友“简单直白”的胃口而已。再说文学是有神圣使命的,作家是需要担负社会责任的,我还没有也不具备这个能力,说心里话,只能也只愿意做个自由自在的“写手”。

第四,关于整理分类的事儿。在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,我有意识地将文章做了一些分类归纳。大体上有几个类型:第一是系列推出,譬如“痴”系列的《官痴》《树痴》《花痴》《书痴》《指痴》,譬如“车”系列的《驾考》《闯红灯》《借车》;第二是聚焦官场,譬如《半夜“机”叫》《见风使舵》《举报》《高手》《鬼债》《一句话的事儿》;第三是关注热点,譬如《鬼城》《留守》《扶贫》《守护这片土地》《那片逝去的云》;第四是借题发挥,譬如《那狗·那人》《奥巴马》《看门狗》《鸡犬升天》《偷与骗》;第五是揭露怪圈,譬如《投稿》《谁知道你是谁》《铁凝是谁》;第六是眷恋亲情,譬如《中秋》《三姐》《妹陀》《俺不晓得》。诸如此类,从目录上看,便一目了然。

第五,关于读书写作的事儿。借这本小集子问世之时,我还想说读书写作的事儿,尽管与本书没有多大关联。进入中年,我觉得读书写作是头等大事。一个人在创造和成就事业的漫漫过程中,难免会有社会应合和曲线救国的事情发生。市场竞争是剧烈的,我不反对“灯红酒绿、推杯换盏”的公关途径,但不能泯灭儒雅的光环;官场政治是复杂的,我不鄙视“靠近领导、感情投资”的上位路线,但不能失去常人的尊严;各种诱惑是无限的,我不拒绝“投机炒股、搓麻打牌”的小赌行为,但不能扭曲谋事务实的人性;情趣享受是多元的,我不抵触“跳舞唱歌、桑拿按摩”的娱乐活动,但不能沉沦道德低俗的怪圈。总之一句话,无论你身处何种环境,作为一个有点思想的人,千万不能忘记抽空翻翻书本,写写文章。一个人步入社会以后,就会拥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交际圈子,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,谈吐与修养是最能征服别人的,这与习总书记提出的“严以修身”是高度吻合的。一个有品位的人一定是常看书的,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是常写作的。无论自己多忙,都要抽出时间来看看书,弄弄文字,因为这样做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。这比穿一身名牌,戴一块名表,挎一个名包,拿一个“苹果”,重要得多。外表光鲜固然需要,但内心修炼更显砝码。

最后说一句话:读书的生活是最丰富多彩的,写作的光是最能启迪智慧的。

唐波清

2017年3月20日

(写于常德市柳荷鑫苑)

目 录

花痴	/001
树痴	/003
官痴	/005
书痴	/008
指痴	/011
二叔和幺叔	/013
经验	/015
还钱	/016
秘书	/018
车位出租	/019
居委会主任	/021
老妈排队	/023
老爹治病	/025
借车	/028
驾考	/030
闯红灯	/031
那狗·那人	/034
偷与骗	/039
鸡犬升天	/040
看门狗	/042



奥巴马	/045
爷孙俩	/048
光头唐	/053
妹陀	/056
中秋	/059
俺不晓得	/062
三姐	/064
打折大王	/067
发红包	/072
东施效颦	/075
白喜事	/077
扶贫	/079
留守	/082
赈酒的秘诀	/084
二胎	/086
枪杀心爱的人	/088
鸡年不杀鸡	/090
偷枪	/092
哑妻	/095
盗墓者	/097
守护这片土地	/099
三傻子的特异功能	/102

咬卵翠	/104
称呼	/107
砖家	/108
名片	/110
体验式销售	/113
影子	/115
中奖专业户	/117
买保险了吗	/118
自杀	/120
半夜“机”叫	/122
汇报	/124
见风使舵	/125
举报	/128
高手	/130
鬼债	/132
书记	/135
捐款	/137
一张火车票	/139
打卡	/141
一句话的事儿	/143
早退	/145
鬼城	/147

门票	/149
习惯了	/151
捡垃圾的怪老头	/153
买菜	/155
龙肉	/158
彩票	/159
新规·新招	/162
那飘飘的柔姿舞	/164
那片逝去的云	/166
疑	/168
崇拜	/170
翠翠	/172
铁凝是谁	/174
谁知道你是谁	/176
成人文学	/177
投稿	/179
好大一棵树	/180
阿莲	/184
那盏明亮的灯	/189
后门	/191
 跋:他是一个有才气的人	 /193
附	/196



花痴

这里的花痴，不是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”的花痴。

她叫李梅芳，出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，村里人习惯喊她的乳名：梅花。

梅花，从小就爱花，漫山遍野的野花是她童年的乐园，头发上插几朵，瓶子里养几束。梅花和小伙伴们采野花，编成花环，挂在每家每户的门前，整个村子里喜气拂面，花香扑鼻。大人们都说：梅花就是个小妖精，长大了，那可不得了。

梅花天资聪颖，她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山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。大学三年，她学的就是花卉专业。大学毕业以后，分配到县城的绿化办。梅花上班的第三天，就给主任递了一份辞职报告。

梅花在乡亲们异样的目光中回到了村里。梅花在她家自留地里养起了各种各样的花，全是村里人叫不出名字的花。鲜花朵朵开，梅花笑成了一朵花。可是，眼看花儿要谢了，就是没人买，梅花急得要哭。屋漏偏逢阴雨天，一场暴风雨，毁了梅花的花，梅花哭成了泪人儿。

爹和娘，冷嘲热讽；乡亲们，指指点点。梅花收拾行李，悄悄南下深圳。

深圳是年轻人创业的天堂。梅花不忘初心，花就是她的命。跑市场，搞调查，摸行情，梅花一个月瘦了十斤。这次，梅花不养



花,梅花推销塑料花,酒店开业、年轻人结婚什么的,人人喜欢塑料花,那时候,流行。

梅花赚了钱,不再搞推销,自己办工厂,生产塑料花。改革开放没几年,梅花已是百万富妹。

顺风顺水,日进斗金。梅花总让人琢磨不透,她带着几个蛇皮袋的钱,在乡亲们异样的目光中又回到了村里。这次,梅花还养花,当然,不再是三分自留地,而是承包了村里 100 亩稻田,招兵买马,搭建大棚,大种花卉。

两年以后,据省里的专家预估,梅花的花卉市值最少 1000 万。

梅花有了钱,县长慕名而来,希望梅花为县城建设做点贡献。梅花二话没说,在县城中心建起了一座最大的花园。梅花向县长提了两个要求:一是花园的名字叫“梅芳花园”;二是花园的所有权归她。

建完县城的花园,梅花便销声匿迹了。听村主任私下里透露:梅花家里的花卉生意,全权交给她老公打理。梅花上了省城的专业“画院”,学画画,画三年。

梅花真的在省城学了三年画,专门学画花,只画梅花。

三年以后,梅花在省城举办个人画展,有记者爆料:青年画家梅花的 1 号作品,起价 50 万元,有意收藏者,可赠送县城“梅芳花园”的所有权和命名权。高价卖画的消息,一传十,十传百,街头巷尾,一时成了焦点新闻。县里市里,省内省外,富豪们竞相出价,有人出 50 万,有人出 80 万……

最后,梅花的 1 号作品多少钱都没卖。富豪们只好花了 10 万、20 万不等的价钱,买走了梅花的 2 号、3 号等作品。

从此,梅花的画,价格一路飙升。



梅花的画究竟卖了多少钱,谁也不知道。

大家只知道梅花成了大画家。

树 痴

木老头,本来姓木,可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叫他树爷,据说树爷爱树如命,为树生,为树死,也有人暗地里叫他“树痴”。

树爷出生的那天,树爷的娘挺着个大肚子,跟着一群堂客,在深山老林里,争着抢着捡摘重阳菌。说来也怪,那天既没有刮风,也没有下雨,突然,一棵大树无缘无故地就断裂了,不偏不斜,半截树干刚好压住了树爷的娘。殷红殷红的血,顺着树爷娘的双腿流下来,染红了那半截树干。树爷的娘早产了,树爷便出生在那片茂密的树林里。

树爷的爹,读了几年私塾,也算是半个文化人,于是,为树爷取了一个与树有关的名字:木森林。

树爷从小就爱树。每天最高兴的事,就是跟在林场护工的屁股后面,学着栽树、浇水、施肥,还有嫁接,小树爷一看就懂,一学就会,那个林场护工也蛮喜欢聪明勤快的小树爷。

树爷长大了,结婚了,生娃了。

后来,树爷因为树,妻离子散。

树爷在自家屋前屋后和自留地里,天天栽,月月种,估摸着至少都有上百棵的樟树、桂花树。家里只要有一分钱的收入,就连他堂客卖的鸡蛋钱,也拿去买了小树苗。家里三口人没了下锅



米,树爷不管不顾,只晓得痴迷地呵护着他的樟树和桂花树。

树爷的堂客愤怒了,拖起一把砍柴刀,疯狂地砍向那一棵棵茂盛的樟树,肆意地砍向那一株株飘香的桂花……

树爷气急败坏地抢过堂客手头的砍刀,毫无理智地砍向他的堂客,鲜血四溅,万幸,总算留住了堂客的性命。

树爷的堂客忍无可忍,出院不久,一狠心,抛夫舍女,跟着别的男人跑了,不再是树爷的堂客。

树爷只剩下唯一的亲人——女儿彩霞。

彩霞,勤劳朴实,一晃,出落成大姑娘,女大当嫁,便和邻村的一个小伙子成了婚。

那年,彩霞修建新房子,缺钱,趁树爷不在家,悄悄卖掉了几棵樟树和桂花树。树爷回家,蹲在那几个被挖空的树坑旁边,哭了。从此,树爷不再理会彩霞,还当着众人的面,宣告脱离父女关系。

那年的八月,正是丹桂飘香的时候,一拨又一拨的城里人涌向树爷家,要买走他的樟树和桂花树。其中有一棵大樟树,城里人出高价十万块,只要树爷肯卖。

这回,出乎村里人的意料,树爷居然答应卖掉五棵树,城里人递给树爷整整 20 万。

树爷提着沉沉的 20 万,放到了村里小学校长的办公桌上。那年,年久失修、破乱不堪的校房,翻修得焕然一新。

大前年的八月,正是丹桂飘香的时候,八十高龄的树爷,主动联系城里人,卖掉了几十棵樟树和桂花树。听村主任说,足足有 50 万钞票,村主任还说,树爷要拿这 50 万帮村里建养老院。

前年的八月,正是丹桂飘香的时候,村里漂亮洋气的养老院落成。大伙儿搀扶着走路有些蹒跚的树爷,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,树爷当了人生第一回剪彩手。朝霞万道,照得树爷的脸通红



通红的。

去年的八月,正是丹桂飘香的时候,树爷病倒在床,奄奄一息,托人请来了村主任和彩霞,现场立了遗嘱:木森林名下所有的樟树和桂花树,城里人估价 200 万左右。其中 100 万留给木彩霞,另外 100 万捐给养老院,建立一个养老基金。

树爷透过窗户,两眼直直地,死死盯着屋外那一片茂盛的樟树和飘香的桂花,昏黄的眼珠子再也没有转动过……

官痴

吴洪波,与一般当官的人不一样,别人的官是越做越大,他是越当越小。

那年,吴洪波从部队转业回地方。在部队,吴洪波是正团级干部,立过二等功一个,三等功两个。当地市委组织部,考虑吴洪波功勋显赫,便任命他为家乡县城的副县长。

吴副县长上任以后,具体分管乡镇企业。日常的各项工作,政府办秘书科,每天安排了行事历,绝大部分时间,不是开会就是陪会;企业的发展情况,县乡镇企业局,按时报送了分析表,各项指标数据,基本上报喜不报忧。

军人出身的吴洪波,总感觉这个副县长,当得不是个滋味。他很怀念那种冲锋在前、战斗在先的部队作风,很不习惯这种按部就班、喝茶看报的工作模式。

吴洪波,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:主动辞去副县长,申请回乡

当乡长,这个新闻沸腾了整个县城,震惊了市委。

一夜之间,县长变成了乡长。

回到乡里,吴乡长准备甩开臂膀,大干一场。

可是,天天还是有那么多的会议,等着吴乡长去参加:党委会、党政联席会、人大代表座谈会、武装征兵会、计划生育会、民政扶贫会……

天天还是要迎来送往:县委、县府、人大、政协、军分区的领导下乡督导,络绎不绝;各级各部办委局的专项检查,连续不断……

吴乡长烦了,累了。

吴洪波,炸响了一个惊天之雷:主动辞去乡长,申请回村当村主任,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乡镇,震惊了县委。

一夜之间,乡长变成了村主任。

吴主任,这回如鱼得水。

村里的山山水水,依然如故;村里的父老乡亲,沾亲带故。

吴主任,白天带着村委会的成员,丈量着每片山地,测画着每亩稻田,规划着每口堰塘;晚上领着支部的党员,组组座谈,家家访谈,人人交谈。

两个月以后,吴主任召开村民大会,描绘了泰平村的规划蓝图:穷山恶水要变青山绿水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

这些年,泰平村的老百姓,除了栽白菜,就是种棉花,家家户户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

村里的老人好心劝说吴主任:你就莫折腾了,咱这穷山恶水,挖不出金娃娃。

吴主任不肯信邪:不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,咱就不姓“吴”。

吴主任因势利导,还是让乡亲们栽白菜种棉花,这回是一片



一片地栽白菜，满山满山地种棉花。不过，白菜换了新品种：矮脚奶大白菜；棉花变了新品牌：新疆高产棉花。

那年，眼看白菜丰收了，棉花高产了，可乡亲们着急了：吴村长，这么多白菜和棉花，到时候，白菜吃不完，棉花卖不出，咋办？

吴主任胸有成竹地说：莫急，吃不完，卖不出，咱自个儿解决。

吴主任一个电话，从广州叫来了一帮战友。短短一个月，这帮说干就干的战友，在泰平村建起了两座厂房：白菜脱水加工厂，特种纤维制造厂。

一颗颗白菜，脱水，加工，装进保鲜袋，运往广州；一朵朵棉花，抽丝，加工，绕成纤维团，运往广州。再从广州带回一麻袋一麻袋的人民币，泰平村的父老乡亲，盘古开天地，就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个个傻了眼。

第二年，吴主任领着大伙儿，翻修大小堰塘，又搞起了甲鱼水产养殖。据说，赚回来的钱，多得让乡亲们跟做梦似的。

后来，泰平村建了商场，修了宾馆，有了街道，有了广场；乡亲们搬进别墅，开上轿车，有了幸福，有了梦想。

今年十月，就在乡亲们欢度国庆的时候，吴主任被120救护车送进了县城医院。医生遗憾地说：劳累过度，心搏骤停，猝死。

吴主任被推进了医院的太平间。

泰平村，乡亲们取下一个个喜庆的红灯笼，挂上一排排沉重的白经幡。

在吴村长的坟头前，乡亲们想为他立一块墓碑，有人说刻上这几个字：县长、乡长、村主任吴洪波。

大伙儿征求最有学问的人，村里娃，在北京上班的李博士。他说，还是简单点好，就刻上五个字：官痴吴洪波。